

谈情说爱

□童卉欣

“爱情是种毒……”情歌里常常这样哀怨吟唱,对于一对可怜的墨西哥姐妹,这并非无病呻吟。据报载,这对姐妹患有极罕见的疾病,身体不能承受肾上腺素的上升,从生理角度来讲,恋爱中的男女肾上腺素一定会激增,因而,她们和异性接触后会有死亡的危险——不爱不死,爱则致死,而不是像是医学界的新课题。

最难过的是姐妹花的母亲,这意味着女儿们永远不能恋爱结婚,哪怕爱情是种毒,人们竟然不得不在中毒与不中毒间艰难选择和徘徊,而不是像面对其他的选择一样,快速地趋利避害。

想起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心火》,里面的男女都中了爱情的毒。伊丽莎白为救负债的父亲,出卖了自己的三夜,从冷漠到依恋到激情难抑,身心悄然衍变递进,三夜之间她和“买主”查理情愫暗生。

情场眼色

□李月亮

4月有一个重大事件:29日,威廉王子大婚。大到什么程度呢?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当威廉的婚讯在政府内阁会议中传出后,众人都欢呼起来。”“这对于英国、英国王室以及威廉和凯特二人都是美好的一天。”人们热烈地期盼着这场婚礼能够成为将英国从多方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拐点,因为30年前,威廉的父母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大婚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看,一场婚礼甚至能上升到改变一个国家的高度。其中缘由,我想除了这场奢华婚礼本身的消耗,除了各国好事者对伦敦旅游业的促进,除了英国会在这一天赚足世界眼球,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们心中久违的美好。它让人相信,王子公主的童话还在上演,爱情依然存在于人们心中,婚姻还是那么温暖、踏实、真诚的一件正经事儿。

这个社会,爱情正在离经叛道,被各方利益搞得面目全非,但婚姻好歹还靠谱,还保持着一定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果说在威廉王子与凯特八年的

潮男潮女

□阿简

公司要宴请几个重要的客户,对方在酒足饭饱之后感觉余兴未尽,婉约地希望去某家夜总会“放松一下”。那是一家以色情服务远近驰名的夜总会,他平日虽虽然极少涉足欢场,也知道那家夜总会的名声,于是把事情转给了同行的一个号称“老花枪”的同事,朝着几位客人作揖道:“各位,实在对不住,我得先走一步了——回去太晚了,老婆不高兴。那,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和公司的几个高管一起出差到外地,考察一个准备投资的地方企业。对方对这几位财爷爷高接远迎,伺候得更是无微不至,山珍海味自不消说,K歌时还召来了号称“全省第一梯队”的小姐前来助兴。小姐很敬业,进得门来不需任何预热,弱柳迎风地摆过来就要往他的腿上坐。他连忙抬起一只手挡住,微笑着说:“使不得使不得——我老婆鼻子尖,回去以后要被她闻到我有香水味,那要是吃起醋来,我可就跳

爱情是种毒

爱情毒的可怕,在于让人明知是毒,仍以身试毒,至死不悔。

给查理生下一个女儿后,伊丽莎白依照协议拿钱走人。七年后,机缘巧合她来到查理家,做其亲生女儿路易莎的家庭教师,此时她知道了查理有一个深爱的已成植物人十年的妻子,买她的三夜和一个孩子是为了家族和妻子的名声,伊丽莎白无比伤心。

突如其来的相见让查理惊惧,内心深处,他从不曾忘记这个三夜肌肤相亲的女人,他又深深明白,责任、道义和家庭,是彼此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植物人妻子的姐姐,在照料这个家庭的漫长岁月里,也深深爱上查理。

每个人都中了爱情毒。查理在寒冷的冬夜,打开妻子的窗户,痛哭着把曾深爱的人送入天堂。他和伊丽莎白的一段对话让人感慨万分。

她:“是你干的吗?”
他:“是……我想那是她需要的,但我不可能知道她到底

需要什么,我必须一辈子与这罪恶一起生活。”

她:“我也一样,与这罪恶一起生活。”

他:“你什么也没做。”
她:“不,我做了,我想要你和路易莎,我整个脑子里、心里、意愿里,七年来一直如此。我的这种信念摧毁了一切障碍——包括你的家庭、你的妻子,你的世界,我从未想到信念的力量有如此之大。”

他:“知道意念会成真,你会后悔吗?”
她:“不!”

他:“那我们真是天造地设。”

在巨大的愧疚和罪恶感下他们相拥哭泣,也为永不再分离的苦涩爱情。

中毒中到这个份儿上,再厚重的禁锢都可以穿越吧。

主角伊丽莎白让法国尤物苏菲·玛索演绎得宛如冰面下的海水,坚定沉静又激情似火。

敢结婚才算真有种

恋爱中,我们无法感知王子内心的真实,那么当婚讯传来,你就应该相信他的爱和真诚。尽管这场王室婚姻的背后,一定少不了干预和隐情,但他愿意娶她,只凭这点,我们就应该给他赞赏。

在婚姻这件事上,男女向来是不平等的。因为无论青春还是感情,女人都耗不起,男人却不必急。通常两个人的感情到了成熟阶段,要不要收获的决定权,都握在男人手里。所以,总是女人恨嫁,极少听说男人恨娶。尽管目前在形式上,求婚依然是男人的事,但事实上,这绝对是个女性求婚时代。

在这种局面下,男人表示诚意的终极方式,就是给女人婚姻,否则妄谈你多爱她,多想给她幸福,多渴望和她厮守。承诺谁都会说,要多动听有多动听,但婚姻才是真格儿的,你一方面说爱,一方面又躲闪着不肯结婚,那只能说你说爱得不够,在爱情和各方利益的博弈中,爱情败北。当然你可以有N种推托的借口,但种种都

可以推论出你没种,最起码,你没做到为你爱的女人负责。

单从这一点,建议男人们多向郑中基同志学习。虽然他和阿SA的婚姻在公众的视线里从未婚直接过渡到了离婚,但他毕竟给过她婚姻。他娶过,说明他认真过。而最近传出他的新女友余思敏怀孕,他们将于10月结婚——结婚对于任何明星都绝非小事,而郑中基此次毅然再婚,证明他爱她,想对她负责,想和她有一个长远的未来。这样的真诚,让这个曾经顽劣的男人身上散发出了金子般的光芒。而对于所有恋爱中的女人来说,哪个不渴望这样的光芒呢?

当然,爱情是两厢情愿的

事,婚姻更是,每个男人都有选择结不结婚的自由。我们一向教育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逼婚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女人真的都假装淡定了,男人是不是就会更加任性?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怕一不小心上了贼船,怕为了一棵大树失去一片森林……总之,思想和行动上都透露出自私和怯懦。相比女人的勇敢和执著,显得挺没种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大力推广那句新时代女性宣言:别光跟我谈恋爱,有种咱结婚!有没有种,这是在女性求婚时代,女人在对男人的评价系统里增加的一条重量级新标准。



女人什
么道
道
儿……啧啧。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老话儿说得真是好。

一次员工聚会上,他的老婆出现了。平眉细目,大气温婉,穿一袭黑色的精梳棉手工绣花旗袍,整个人低调而不失精致,且谈吐优雅亲和、风趣幽默,娴静、睿智中洋溢着书卷气,总之,跟大家平日里想象的那个是非琐碎的河东狮,完全不搭界。一场聚会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他反复重申的所谓“怕老婆”,不过是他某些事情上临阵脱逃的一个托词,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从老公同事的谈笑里,她感到“叶总有个厉害媳妇”这件事,似乎已经成了公司尽人皆知的秘密。回到家里,她对老公在外面四处宣扬自己“怕老婆”,感到很气恼,也很委屈:自

己即便算

不上豁达仁

厚,好歹也算

个通情达理的女

人,他这样四下里

虚造声势,她在别人眼

里岂不是成了拈酸吃醋、

撒泼打滚儿的母老虎?他扳着她的肩膀,得意地一笑:“你呀,还没想明白。这样一来,所有打算带我去泡女人,或是打算用女人来打通我说事儿的人,就都知难而退了——不知道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呢!”

她听了这话,会心地笑了——分忠贞的爱情,就像一匹洁白的丝绸,而他的“怕老婆”,就好比一个结实而精致的水晶罩子,给它罩上了一层特殊的保护色,把那些可能沾染的桃色纠纷远远地隔在外面,让夫妻间的这份感情,永远纤尘不染。

那时烟花

曹诚英：恨不相逢未嫁时

□萧萧

胡适有诗云:“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一生喜为人牵红线,冰心、沈从文、徐志摩以及千家驹等等,他都以主婚人或证婚人的身份付出了他独有的情感。而他自己也许是遵母命,也许是不忍离开结发之妻,又也许是为儿子的成长,一生始终压抑了自己的情感,在感情和婚姻道德的矛盾里与江冬秀相守终生。

两口子过日子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和江冬秀结婚后,胡适曾在友人张慰慈的扇面上题字:“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得住痛苦。”忍不住痛苦怎么办?胡适经常出外在北平的广和居借酒浇愁,或者到陶然亭和什刹海散心。徜徉于青山秀水之中,胡适逼迫自己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男人在失意时最怕女性温柔的缠绕。这个时候,曹诚英来了。曹诚英和胡适是同乡,也是安徽绩溪人,1902年生,小胡适11岁。她与胡适有些亲属关系,是胡适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在当年胡适的结婚典礼上,曹诚英是新娘子江冬秀的小伴娘。6年后,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邂逅。曹诚英身上的温柔妩媚是江冬秀所没有的,胡适的才识和风度是曹诚英欣赏的。一个欲寻找婚姻的突破口,一个想轰轰烈烈地爱一次。于是,西湖边上,他们下棋、赏湖、写诗,处处留下这对有情人的绵绵情话和身影,胡适对这段奇妙的日子恋恋不舍,他在日记里动情地写道:“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如果没有江冬秀,他们该是多么让人艳羡的一对神仙眷侣啊。

胡适在《秘魔崖月夜》诗中写道: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爱情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所以徐志摩说那段日子“无所不至,读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适之是转老还童了”。

他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一提及离别,他们便相依着脸哭了。相爱的人都希望恒久远,此时,胡适第一次产生了与江冬秀离婚的念头,于是他向江冬秀提出要离婚。江冬秀马上了进了厨房拿了一把刀,抓住了两个孩子。她说:要离婚可以,我也不要活了,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此时,胡适的弱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胡适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圣人形象,所以,一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泼而又泼,在这“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的情况下,胡适也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向江冬秀妥协。纵然面对爱的结晶,胡适也只能选择让曹诚英堕胎。似乎是想补偿这情债,1934年,由胡适推荐,曹诚英被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留学,此事才告终。

曹诚英后来没有再嫁,1961年,她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出,在安徽绩溪上庄村口重修了杨林桥,因为他们曾经相约要在这桥边安度晚年。1973年,她死后葬于此,因为这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的情感都留在烟霞洞,她的爱情永远定格在与胡适相交的时刻,痴情若此,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爱情里最大的遗憾,不是擦肩而过,而是面对真爱而又无法与之携手。这是胡适的无奈,却是曹诚英的悲哀——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悲哀。